

苦作舟,何时休?

——小议教育也要面向眼前、面向学生

Education Should Also Face the Present and Students

周贝隆

(教育部,研究员 北京 918 信箱 100039)

教育是什么?教育为了谁?“一个充满了信仰战争的 20 世纪”(Eric Hobsbawm 语)就要过去了,“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”也成历史了。“三个面向”道出了教育肩负着民族前途、现代化成败的重任这一真谛——毕竟需要“为了人们的未来”。值得关注的是,孩子们眼前过得怎样?“学海无涯苦作舟”这一祖传名言,至今仍是许多中小学特别是农村中小学的“墙上铭”,乃至前些年广为流传的《新三字经》还特别将其赋予“时代精神”加以宣扬。苦学与乐学之争至今仍难解难分。“苦学”主张者,强调的也似乎是以此达到“未来的彼岸”。但“彼岸”为何物?其实我们办教育,搞现代化,说到底,都是为了人民的福祉,一切为了人!这里就引出一个问题,对于在校学生眼前的生活质量,教育还负不负什么责任?

日出日落,两亿中小学生背着书包走在田间道旁、街头巷尾。学校生活大约占据了人生的 1/5,十几年的青春年华,将在学校度过。由于教育环境之约束,学校生活很可能是人们一生中最不能自主的阶段。因此,仅仅面向未来还不够,中小学教育对孩子们求学期间的生活质量还应负有直接责任。然而我们的孩子在校的生活质量怎样呢?

——过重的学习负担,夺去了多少儿时的自由和欢乐。填鸭式、一刀切、不问青红皂白一律要按时升级,均已成为惯式。由于学习分化、成绩跟不上而厌学的现象随升级而俱增。大量学生特别是农村初中学生成为“干坐生”,苦熬几年就是为了得到那一纸文凭。厌学现象及其后后果实在让人触目惊心,不但造成儿时的苦难,达不到教育的要求,实际上往往还摧残了孩子的求知欲和自信心。面对即将来临的终生教育的学习社会、学习的世纪,这种状况不能不说恰是我们传统教育模式的最大失败!

——忽视个性、扼杀创造,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传统的痼疾。“标准答案”,作文不能说心里话;评优秀、排名次,小小的心灵早早就面对三六九等;“全面发展”,往往成了拔短抑长;……不仅苦了学生,

还不知扼杀了多少天才。如果牛顿、爱迪生、爱因斯坦的童年也落在我们的学校,恐怕都难以存身。

——法定每班名额本已过大,但随着“普九”力度加大,超额大班更有增无已,八九十人一班、两三个学生挤在一个座位上的现象屡见不鲜。一些乡镇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中小学,住校生的条件更是不堪。日复一日只靠从家中带来的咸菜佐饭,实际生活水平远不如当地居民(在家起码经常有新鲜菜蔬,住宿条件也要宽松得多)。一些城市中小学生的早餐、午餐问题也甚堪忧。青少年正是长身体的时期,令人担心的是,随着教育的迅速“普及”,很可能同时也将殃及一代孩子的健康发育。

——就近入学的原本之义,是指政府为方便学生就近入学而在教育规划布局上的一项原则,而非含有限制选择学校的含义。现今却演化为约束家长和孩子的“禁止择校”的既定政策。人们的社会行为从规定型向选择型转变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。择校意识是观念的进步,也是公民的权益所在。择校动机多种多样,并不仅仅在于追求升学一端。许多国家都在努力扩大、保障择校的权益,我国禁止择校不仅是逆潮流而动,也违背了已签署加入的《儿童权利公约》的义务。从社会现实看,“权”、“钱”成了两条畅通的择校之路,这真是对“禁止择校”的辛辣讽刺。而小小年纪的孩子们却要体味那么多的社会不公!

“苦作舟”,何时休?笔者不禁要大声疾呼:为了现代化,教育要面向未来,但首先要面向眼前的孩子,要还孩子一个充满求知、欢乐的童年,还他们一个自尊、自信和一个得以充分发展个性的空间。日本朝野有识之士从反省教育的弊端出发提出:“应把在‘轻松愉快’中培养孩子们的‘生存能力’作为(教育改革的)根本出发点”(见日本《第十五届中央教育审议会的报告》,1996)。人家尚且如此思考、如此行动,难道我们不应引起警觉、引起反思吗?

(责任编辑 蔡德诚)